





天文志下

恒三十八  
獻九

靈二十  
隕石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一

梁劉昭注補明汪文盛高濂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

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

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

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

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為死喪質星為戮臣入太

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喪彗星見天市中為質貴人至

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

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為南頓侯後

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為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太水熒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書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溥翼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

桓帝收翼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相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



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為兵熒惑  
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為女主憂太白犯房北星為  
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  
侍上蔡侯信北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  
廢遷于祠宮死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  
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  
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濟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  
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為  
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  
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  
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

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  
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  
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  
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  
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  
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為賊臣  
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  
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為入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  
為死喪又犯質星為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為人  
主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為賊  
所拘尚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



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  
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  
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  
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官者其  
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  
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為兵亂斗  
為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為  
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  
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

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為  
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翬為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白氣  
衝北斗為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  
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  
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  
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為貴使  
軒轅為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  
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  
將皇甫嵩朱雋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  
徙帝將易都至初丑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為周地彗星犯



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趙讓郭勝孫璋等並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二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募兵千餘人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

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羊獻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



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官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真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王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己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

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漢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為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并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

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群以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

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群以為西方專據土



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  
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  
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  
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  
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  
五車東并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  
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  
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及下之象或  
以爲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相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  
有聲如雷



五行志一

親不恭 屋自壞

強兩 訛言

旱

服妖 雞鳴

青骨 狼食人

後漢書十三

梁劉昭注補明汪文盛高潛傳汝舟校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

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

圖緯川師許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

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

合圖諸侯不備羣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飲食不享鄭玄

天庫得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奪民農時鄭玄

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

施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注五行稱鄭

玄曰皆出主大傳也漢奪民農時鄭玄

書音義曰無獸享之禮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為天門房



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主五材民並用之其改逆則神怒神怒則計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珍珍亦神怒比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謫于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不能敬其事也洪範

曰貌不恭厥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諸對厥罰恒雨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諸對厥

曰貌曰木木王春春氣生生氣失則隕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上功發地裁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厥

極惡孔安國曰醜陋時則有服妖鄭玄曰服貌之飾也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孽之生於水而

於春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雞者屬木時則有雞禍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

牙孽也至乎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玄曰病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澤孝王之

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時則有青青青祥鄭玄曰青木色也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珍

此下欲伐上之禍鄭玄曰伐上之禍也惟金珍鄭玄曰青木色也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珍

木鄭玄曰伐上之禍也惟金珍鄭玄曰青木色也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珍

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謹告人也及妖孽禍祠青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說云氣之相傷

謂之珍尚書大傳曰九六之珍歲之朝月之朝則后王受之

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

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

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昃為日之中曠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

之受其凶咎也六傳又云其二辰以受相將其受之莫也日二辰謂日

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

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

無殺伐無割大凌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殺賦錢夏無過水達

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放過釋罪緩刑冬無鬻貨祿傷伐五歲

故春政不祭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祭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祭則蟲不稼

冬政不祭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流邑大風飄

屋折樹木地草天冬雷草不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

之孽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繁組者

善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

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珍作見若供佛帝用不差神則大唐五福

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佛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佛則天報之福不供

太平而消除

五言志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

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



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  
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  
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  
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  
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莫不畏憲  
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  
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間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  
謹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  
之臣與憲忤者憲多恚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豕

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曰

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  
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輿對策曰雨不  
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差反久未

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  
千石為文使伯祭獨拜車下

柄在  
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  
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酈尊上欲誅冀  
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  
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案公

傳云壽元年霖雨大水  
二補以東莫不淫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  
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  
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武

死無兄弟  
有兄弟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  
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尚

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  
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髻  
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  
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隨馬髻折要步齟齬  
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  
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其婦  
文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

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欵  
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  
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誡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  
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



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  
單超左倅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  
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  
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  
乃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臣略案本  
傳寅誅左倅唐具瑗雖剋折姦首羣闖相蒙京都未為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為  
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  
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  
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粧具下士盡然時

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箠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  
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  
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  
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侯胡笛胡舞京都  
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  
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  
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軒以為騎從互相侵  
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  
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  
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



君子而驂服之平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  
亂賢愚倒植凡執進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  
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  
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宏書曰元和四年又京房易傳

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求  
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  
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  
佔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  
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刑若曰宰  
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  
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擊

此言靈帝時有狗被髮之祥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

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其飲食以為戲樂此服妖也

其後天下大亂

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客會皆作醜怪酒酣之後續以

曰國家當急珍紳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

裾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

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袁山松曰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

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

雞禍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



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雖雞化為雄冠  
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皇后至哀帝晏駕  
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禊之頭  
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  
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  
成為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  
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  
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  
鏤此青祥也王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  
也商為臣徵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  
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大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為大學前疑所居  
批指書無前疑之言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  
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沱木木動  
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  
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  
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  
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  
自墮諸侯強陵主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  
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為大將軍同母弟  
由為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



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  
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

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李催等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季催郭汜

關長安中催迫劫天子移置催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

舍放兵寇鈇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催汜追上到曹

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

數十人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為輕百姓鄭玄注曰

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飾城郭鄭玄注曰界畢間為天街其氏經

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鄭玄注曰界畢間為天街其氏經

今曰四侵邊境鄭玄注曰畢則金不從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

為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為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

之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也變異皆屬沴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

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言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

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鄭玄注曰又治也君言不

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從則是不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鄭玄

臣不治則厥罰恒陽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春秋考

惜差矣厥罰恒陽鄭玄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不見從則下不治

下不治則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蠃蝨蝸蟬之類生時則有妖詩鄭玄曰詩

畜之以口吹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  
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異州民人流



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獻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維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五年夏旱京房傳曰

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

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

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

雲君高臺府茲謂祀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灾庶位

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

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侈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

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上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

外有曠夫王若熱准其祥發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灾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

示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元五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

元五年五月十八年冬十一月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維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陽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上

疏云父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待御史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灾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

而不幸能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畷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

門即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維陽有冤囚和帝幸維陽寺

錄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注曰永元

二年即國十四早十五年册陽即國二十二並旱或傷豫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即國八早分遣議郎請兩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維陽

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為火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即國八四年五年並旱

五十五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

六年夏旱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

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即顯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夫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少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廡請雨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

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

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

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節

元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吏賜錢寡寡不足安志陳番上疏宮女多聚不御夏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滄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橋廣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覽而思之以其夢陵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兩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并祠手書要曰君沉我聖主以洪澤之福

天尋與雲即降并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權縱肆

熹平五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



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  
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  
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  
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  
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  
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  
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  
吳門異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  
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為已功專  
國號金以贈其私太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

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  
固徵蠡五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末  
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  
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案  
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二輔延及并  
冀大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  
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  
秩者也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  
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



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  
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  
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  
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  
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雷帝作此言一定以并桓帝帝貴任革關  
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匪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第則  
廢無身無嗣冠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  
之君解續後繼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  
車班班入河間者  
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後靈帝  
河間姪女工數錢一本作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  
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  
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  
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

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  
卿主鼓者亦復蹈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  
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  
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  
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  
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  
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

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翬太常許求尚書柳分袁山松

司隸唐珍等代

尋穆史休史休左官始進者也

五子志一



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頴南陽上來虛譽專作威  
福其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傳考黃門北寺始見  
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  
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  
嚼復嚼者京師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  
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  
鏡者陳實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

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涼後屬安平靈帝是

是河間王自孫謡言自是有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

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

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

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

乃拔用其弟卻致仕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

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

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謡歌或言河隴

鳥隴案述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

相願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鳥隴蟲相噬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童遊四郭董逃蒙天恩

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

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

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揚等卓傳曰卓改為董安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

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



千載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鏡師為服以盪典制遠近翕然咸各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此者切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誠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謡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

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

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

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

旋破亡獻帝初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孺雅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

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盜其婦姝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關

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圖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

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豈樂至此逮

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

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于冀州

華容有女子忽帝呼云有大張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擊獄百餘日忽忽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至曰不意李立為責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

固對策引示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

厥灾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灾息東觀書曰中山相朱祐到官不

出奉祠比獄詔曰灾暴緣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灾為應至乃殘食孩幼謂廷懸悼思惟咎徵傳訪十六夜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此不奉祠怠慢發典不務慈惻濫刑放濫言加孕婦毒流未生感

和致灾其祥思改政追復所失不有尊靈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表崇華曰日

月虎見平樂觀又見靈陵上嚙西衛生蔡邕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後漢書卷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一



五行志第一

五行志二

災火 羽蟲孽

羊 草妖 禍

後漢書十四

五行傳曰棄法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

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

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厨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

天厨翼南 殺太子 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

有器府 殺太子 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

立不正必 以妾為妻 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 則火不炎

殺正也 以妾為妻 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 則火不炎

上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 人所用烹飪者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 皆屬 診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胃 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前應轉旋從逆 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折也 鄭玄曰視不明 則是不不能瞻其事 厥咎舒 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 也洪範曰視曰明 厥咎舒 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 日若臣不瞭 厥罰常燠 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 厥極疾時則有草 則舒緩矣 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 厥極疾時則有草

後漢十四

五行志二



妖鄭玄曰長氣失故於人為疾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類蟲之生於火而者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備之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

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

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

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

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維陽市火二十四年五月成

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

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門盛饌門閣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

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偽道事

遂廢遷于祠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

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

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永初二年四

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

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

長立之

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

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

不掩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



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一十五種直十萬以上是時羌叛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撞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殿火古今注曰二十五年

物盡四年河南郡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舍殺人也

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

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臣昭案揚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

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

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母為開封

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空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上十二月雒陽失火後四年宮車

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翼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為后上以后母宣為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闈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

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一發又夜有訛言擊鼓鳴鶯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參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墮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長為方米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  
表山松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止尋無聞陳蕃實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云楚女

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巳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延  
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攘題數  
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鎰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  
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  
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宮是  
時黃巾作應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  
衆雖頗有所禽然死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袖  
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已復禮虐侈滋  
甚尺一兩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  
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  
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

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爲丘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

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故於禮寧有所廢之義乎對曰災變之終  
皆所以明教誠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薄曰上不食下不節厚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官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  
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入道以答天  
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登於鼎皆聞災忌懼側身修德三  
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  
之筮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克廣者實由官人很多之故  
宜簡擇留其液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  
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官殿以獸之其義云  
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  
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論太子事如  
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後相感以戒人君  
是以聖王親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且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  
是符瑞而懷遠人也臣躬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  
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略案劉

元年天大燒其城府輜重  
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温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温而記

不錄云越記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有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

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瓜或

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閭皇后

初立後閭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為濟陰王更外

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

為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拍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

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髮備具

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

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據胡兵

時充斥尤堪窺問官續劉虛百姓解甲之徒踐籍畿封胡之害深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

在上臣昭口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孤縣界

通曰西及城皇有草生其莖靡臃腫大如手指狀似鴉雀龍

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

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

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

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魏志曰

負衆信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



十五年正月曹公在維陽起建始殿伐羅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架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

時蒼生死敗周秦蠶盡餓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享效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

集新豐時以為鳳皇或以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

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

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

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愆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

九兄時直臣何敞以為羽孽似鳳翔殿屋不察也臣昭

論之於記者以為其後章帝崩以為驗案宣帝時五

色鳥群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

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爾其驗也帝之將羌胡外

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

者一為孽者四叶圖徵曰以鳳有四並為妖一曰鸛鸛鳴象圓目身

鳥喙大頭大翼大脰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雉明

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鏡目

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乘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

之興也鸞鸞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鸞

鸞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為鳳

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

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眾鳥隨之時以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覩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關  
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  
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宄政而太后  
持疑事又不央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虞  
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人之象也天戒若曰  
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月郡八縣鼠食  
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官獲之獻帝春秋曰建武  
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鶻集鄴  
文昌殿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肉似羊肋說文曰肋助或太  
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  
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五行志第二

五行志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蝗

後漢書十五

梁劉昭注補明文盛高潑傳汝舟校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廢祭祀鄭玄注曰牽牛逆

天時鄭玄注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亥擗毀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一

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

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太公六韜曰人

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注曰君聽不

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玄注曰君臣不謀則急矣

也厥罰恒寒鄭玄注曰聽曰水水主冬厥極貧鄭玄注曰裁氣

時則有鼓妖鄭玄注曰鼓時則有魚孽鄭玄注曰魚蟲之生時

則有豕禍鄭玄注曰豕畜之居開時則有耳痾鄭玄注曰聽時則有黑

青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  
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維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引水弘農都尉治折為水  
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  
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  
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  
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沛泉盈溢  
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貴脫長史制御無  
術令得復職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安夷蠶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  
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  
殷民六族分伯禽以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方又遷其餘  
於成周舊地雜俗且夕拘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誅其驕恣之節也及漢  
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徒齊諸田廷昭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大  
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  
衰靡之痛膺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  
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永享康寧之福無休惕之  
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  
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備贖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贖全其性命也  
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會位不能早退况草創立長卒無  
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王食世侯之意邀幸之望曼延無足臨步  
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其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  
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以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十石失制御之道  
令得復昌熾縱橫北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懷城郭官寺吏民慮  
舍資徙難處遺成坑坎臣聞除水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此吉性不相害

曰樂也而得相毀壞滄海常敗百姓安居始除下相為壽賦有小夫  
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  
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與沛國諸人也剛猛性毅博學  
明禮詩遭王莽篡位隱憂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大水  
出造羊城門校尉敬奏塞之宜曰昔周公一維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  
常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  
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  
修正弭災宜况朝廷中與聖主天所難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亡善其  
言後乘輿出宜列引在前運乘輿發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隨車下宜  
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為步則佩玉動靜應天皆孝又  
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  
為法上納其言遂除行按繆迂為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殺梁博曰高下京房

易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墮霜

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過有德茲謂

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

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

茲謂皆陰厥水流以國邑墮霜殺穀春秋考異曰陰賦臣逆



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  
顯並作威虺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

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  
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  
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日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

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毀舅三人皆為列侯

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東問陰陽不和或水或

陰陽有四時四時有少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威威行刑

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則不然長吏多

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卸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

哀求怨毒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特災害緣頽水者陰感小人居位依公

官私諂言誦上雨澤益於五穀有不升

而賦稅不為減百姓窮家有愁心也

傷帝延平元年五月和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

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

月六月大水

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虺出突壞民

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

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

被誅是年即國四十一大水出漂沒民人謝沈書曰死識曰

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

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為

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

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

四年大水臣昭案本

五年大水臣昭案本



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

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領川襄城臨水化為血京

傳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

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傳順帝永建四年

司真二州大水傷禾稼揚厚傳永和元年夏維陽暴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

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合葬曰九即阿黨齊非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然則陰類強河決海濬地

動土

順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

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

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既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

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叛庚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數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

教逆也替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

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

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  
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宏書曰是五月山水大出漂  
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宏書曰是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宏書曰山陽梁沛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宏書曰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且上親  
無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有冰溢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宏書曰庶徵之也

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宏書曰時帝流遷失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對曰

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

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  
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即國十八或雨雹  
易綿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緣役急足致令穀變無有常法不故為文  
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後漢十五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二年雨雹大如雞子

三年雨雹大如馮子傷稼劉向以為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古注曰樂安雹如杆殺八京

畜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亂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安

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乳

擅權母后黨威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六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

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卷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修驕恣專

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表崧書曰雹殺人前

下責

元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穀

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為君

帝凡有疾封為平原王卒比自天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遼東冬雷

草木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墮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未已載石墮未

解此篇所以重記石墮雷墮俱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有此墮後不  
兼載於是為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頴陰石從天墜太  
如鉄鑿色黑始  
下時聲如雷

安帝建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  
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

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螽蟥  
出行不救之則冬温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貫  
譴罰灾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  
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雋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

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閹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

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  
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

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午响聲積

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于寶曰論語捕鯨曰  
山十崩川則塞滌滄移



山鼓哭爾衡夷廢桀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桀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  
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黎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  
為爪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讎每草歲交十年曹操破表禪於南皮十一年  
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逐劉備於當  
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年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  
謂度集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  
五裂之地荊州為劇故  
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

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  
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

魚之出於是為蚘  
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

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  
為灾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

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三年三月郡國十  
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

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  
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  
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宮表云永平年錄  
章讀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

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

賦曰主失禮煩苛則  
旱之魚蠹變為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

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而  
貴今蝗虫四起此為國多邪之朝無忠臣臣與民爭  
食居位食祿如虫矢不救致共起其救也  
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灾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古今注曰郡  
國四十八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



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

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每曰貪穢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伊昭察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聽之過也養奮對策曰彼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沈書

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

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

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農經用不足股

歛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

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微

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

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為府蔡邕曰

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皆賦歛之費進清仁黜貪屠分損承安屬省別

歲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五行志第三

五行志三

九



五行志四

地震 大風 水澇

山崩

地陷 牛疫

後漢書十六

梁劉昭注補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胎夜之妖時則有孽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羸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絜蠻夷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為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為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孳曰  
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  
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  
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  
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鞬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  
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  
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  
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

靜令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登太后攝  
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  
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官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擅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

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尉楊震廢太

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

十一月丁卯京師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  
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  
為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  
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  
羌校尉趙冲為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  
崩梁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  
書欒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  
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

是時梁太后攝政兄翼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翼

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  
誅除梁冀德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太后本小人性行無  
恒苟有顏色立以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官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

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以為山陽君

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為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秣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時節太后專政

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負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

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維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

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

立順帝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維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

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為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

附如城者事上節下也其時宋娥及中常侍

參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達遂政與太將軍梁商爭權

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

人時梁太后攝政凡翼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胸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

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翼秉政桓帝欲自

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泫工玄氏地

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

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為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

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

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為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為安帝

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

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為瞽霧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

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二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二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國

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二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

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黃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

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



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中興以來胎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

是時章帝用竇太后讒害宋梁二貴入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城置都護戊巳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城叛殺都護陳睦戊巳校尉閔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今人求伺竇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五行志第四



五行志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入病

後漢書第十七

梁劉昭注補明江文盛高激傳汝州校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

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居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

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

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不和則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

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元厥咎眊尚書

作諸卿玄曰替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厥罰恒陰鄭玄曰王

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日失精曰眊厥罰恒陰極象天天

氣失故常陰厥極弱之行曰貴而先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先輔

此之謂弱也時則有射妖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

廷度之出則應於

時則有龍蛇之孽

鄭玄曰龍蛇之孽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

龍無角

時則有馬禍

鄭玄曰天行健馬畜

時則有下人代上之

病鄭玄曰夏候勝說伐宜為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

痾曰魂魄君行不由常備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

後漢書第十七

五行志五



不中之人恒老且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時則有日月亂

傳所謂奪伯有颺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

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闕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

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冷天也不言冷

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為文恒陰中

興以來無錄者臣略案本傳陽嘉二年即顯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夕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弩問辭

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

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故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更士阿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助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節感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更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勅曰丞相叩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縣所窮逐而住車問半端吐舌者豈輕入而責高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緣史爾乃脫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齊波所告

患大豫况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九在

商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

潛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閉外收強齊侵地內

虧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已

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為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

今史謝申以鈐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

以重論之陽不坐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

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官室內

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

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

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

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今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振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

五行志五



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表書曰長可百餘丈襄楷以為天龍者

為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

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臣昭曰大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易沉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眾苟附會以伺天鳳則帝滅三主年踰五十此為迂濶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堅以郡欲上言內

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

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

人間聞郡欲以為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

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為

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

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與上臨陳蕃寶氏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癸雜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

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

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

馬以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

巡遷其陵相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

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

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



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

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微乎河者經天巨地之水也河內河之

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甲吞食

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為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

陰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主內之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

闕宦無所厝心失於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

挾姦陰中列侯實應駁位天戒若曰徒隨關監之意夫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

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為即風俗

何在其次有人也走漏汙處藏精流瀝壁有他刺數寸曲折耳劬又通之曰

季夏士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秘

六并難禦悔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

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

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

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

將尺文君長衣指行舒步

至郡縣无不從

是曰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

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

人吏未到須吏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

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

-2 271 43 914" data-label="Text">

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  
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况今將有狂狡之  
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  
壤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天服白衣中  
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  
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劬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  
驪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其好龍能多婦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  
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鸞發帝殺后百官總已号  
冷自由殺戮决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  
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无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  
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角一特狡亂不足致此



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典志或有不同年月并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博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育俱前向少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官既奪漢之靈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特出

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也臣妾之體化為黿者元也

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龜有愧潛躍首從載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續推末斯異女為曉等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廢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克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椹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家中

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于室搜神記曰武陵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巳十四日娥北舍有蔡仲聞娥言謂婿當有金盜發冢剖棺斂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女護我頭驚擾便出走會為更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出城將回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進出過西門適見外兒劉伯文為相勞問勞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曰說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件不又我見召在此巳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五行志第五十五



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尸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  
大女李娥今得遺還娥在此積日乃喪又當領敏當作何等得也又女  
獨行豈當有伴和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氏李黑亦得  
遣還便可為伴和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氏李黑亦得  
作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他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  
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爲祭仲雖蔡家爲鬼神所使豈無發勞  
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敬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  
表文字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他當從府君出案行  
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澗水畔頃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  
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詢澗水便聞有呼聲曰他來  
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  
之悲傷所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救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問  
謂他曰春太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  
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人病白曰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  
房視藥曰此方相眩也傳物記曰漢末關中人亂有發前漢宮人家者宮  
人充活既出平復如舊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  
事說之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前漢宮人奴家奴尤  
活明友霍光文皆說光家事發立之際多與實書  
相應此奴常且走居民間無正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  
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子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大疫者何病也何休曰民疾

疫也邪氣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二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  
左其案傳鍾離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  
曰二十六年  
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張鶴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無所

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懷災思任涉被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  
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  
崩從駕左右行慙之臣欲微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爲遣大臣並  
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則豈能無怨且凡來私小有不  
禱爲謹請况以大穢用禮刻廟孔子曰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  
神不怒而災乃其理也又問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聞恭陵神道陛下  
而閉地氣上世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蜚則死民必疾疫又請以喪厲氣未  
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  
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屢議所以陳術改  
過取媚神祇  
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大論曰人主好重賦役大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宮室多臺游則民多病温也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百年疾疫親故多

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温明殿東庭中

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

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

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

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

若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

毀譽合誠圖曰天變不空生占不空言對又曰意者陛下極繼之

子外若兵者也變不空生占不空言內社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

廢學等論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

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龍在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

其所勤守衛整武備威權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

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

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

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官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

權讓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

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

母子遂為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官

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



後殿前庭中  
色青赤也

五行志第五



